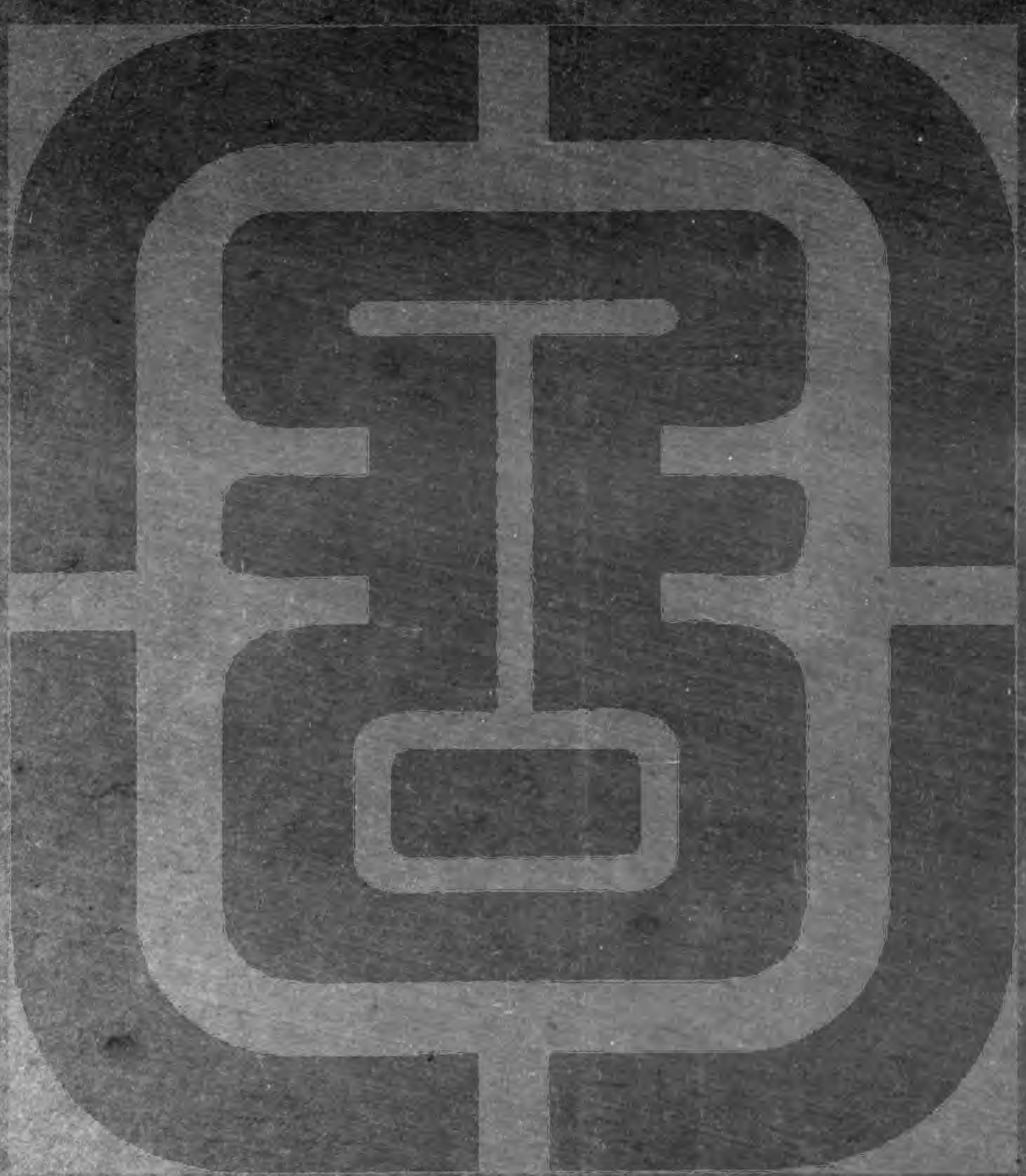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八

宋史四百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領經筵事前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魏國公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鄭起　鄭昱　馬應和　峴弟峭附　崔遵度　朱昂　趙隣幾　何承矩附　楊徽之　柴成務　張泊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

為人君者無不與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録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悉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脩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與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鄴社間嘗館于張璪家璪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高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實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屢帶蚤朱授王津縣令開寶中闔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備顧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贊文有襲衣之賜及即位召拜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脩太祖實録俄直史館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詔太原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于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充史館脩撰判館事八年復與貢部改

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為學士雍熙
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
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
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
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
既衆論稍息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
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馬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
優飲宴有進士趙孺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
辭又女弟適王氏淳化二年汚罷參知政事時寇準
出拜白求為薦名乃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為
方詆訐求進故沉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
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張去
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取白素與去華厚善
遂出為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衆
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為衛尉
卿俄復拜為禮部侍郎脩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
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無秘書監真宗即位改吏
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牋牓子集上察其
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
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

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黃草辭疎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處之時白纔母尚無恙上東封白留輿辭於北莞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終為將作監主簿

孝孫試秘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謔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鄉黨貌世稱其長雅嗜聚書數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

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續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奬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謔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闕吻蓋為白設也會有司謚白為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為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温建州馬步軍都
校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
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
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質溥仍為相引為
秘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
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
寻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
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
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驩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
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
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攘難內則管蔡流言辜屋
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聲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
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
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
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
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
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
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

為武之宗覬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備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之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祫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為禹韓信彭越悉葅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劒社鄶伍員則浮尸江滸左車亦憤軍之將猗贖實刑餘之人穰苴則憤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誚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實與樛儻俱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鑾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傳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為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煊赫樵夫牧豎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秩忽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況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搆武

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
左贊善大夫開寶二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
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
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
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今賦稅所入至多加
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
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
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覺民
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
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為酷罰將杖

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邊僅有
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
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令之可以議古恐
来者亦能非今顧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跡迁
脩大內上五鳳樓賦今多傳誦之五代以来文體卑
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
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老溫於軍中石守信
亦與彦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
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

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
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
州周翰善音律喜捕搏性又飲戲為務州有伶官錢
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數具自隨郡
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
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移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
召為右補闕賜緋魚使還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
為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
等列奏其有史才遷回下位遂命兼史館脩撰會太
宗親試貢士周翰為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
有文尋遷起居舍人五年張似建議復置左右史之
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
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
望依舊中書脩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
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
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録仍令郎與
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
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
翰奏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考課除
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為民周翰被譴尤多所

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無用若錢少於貨幣即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市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榷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脩蜀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翔意為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錄其子忠寶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疎雋不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溪改唐天復末從家

南陽梁祖慕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羌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宋萬卷昂萬卷昂嘗閒行經廬陵遇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為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使宜綏輯復通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為衡州

欽事參軍嘗請閑沈閭情貶而窮之因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之虛徐耳何聰兮無填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簞食將使同方姬乳抗跡務遺精騖廣漠心游太虛傲朝曦兮南榮遡夕颸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舍顏懷粹凝和習鬱器淪淪兮幽憂德芳馨兮周比井無謀兮泉鮮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絲嘆展之不墜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響蛩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顧在

首而為弁束髮而未冠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
相宜顧在足而為屨何故踐危險之罹憂欲效勤於竪亥
思追蹤於浮丘顧在服而為袂傳繪素而飾躬異化
緇之色涅寧拭面而道窮顧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
崇朝驚青陽之難久蔽白首以見招顧在地而為簟
觴而為醴不亂德而溺真體虛受之為器革謫性以
歸淳顧在握而為觚每輔袵而保裾殊鉛鉛之効用
比硎刃而有餘顧在槩而為矢美笴羽之斯全壽樅
勳而錫晉射窮豐而紕燕顧在體而為衷託針縷以
成功非珍華而取給被服而有容顧在軒而為望
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待人之
顧兮寔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為志兮璞藏發為文兮
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藐並始無言兮植杖
終俛首兮嘆靜振襟兮自適覿物兮解顧雲無悋兮
遐舉蘿倚斡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況玄黃之易絲
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
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蓽兮差
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疎籟兮邀歡
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我

眠弓琅玕周旋弓者則徙倚弓可觀終卷舒弓自得
與休哉於考樂善助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
贄訪深所嗟賞歷宣城令開實中拜太子洗馬知蓬
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
設策禽之自餘累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置不
問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四州
嘗作隋河辭謂濬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
所以亡隋也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
今日之流屍三千為塚歷之有戍卒
謀亂罰其首惡凡支黨之註誤者悉貫之就遷臨

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
中侍御史為峽路轉運副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
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閣賜金紫又出知復
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復請老召還再直秘
閣尋無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即位遷秩司封郎中
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既畢加
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
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
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附驛以
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舊制

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侯
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
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
購奇書以諷誦爲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資理論
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
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
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疎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
東西二坡坡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顧好
釋氏書晚歲自爲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
謚曰正裕先生詔加賻贈録其孫适出身昂好學之純
厚有清節館閣之譽未嘗以貨洗馬十五年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
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王邸時真宗居儲宮知其素
守故每加褒進然昂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
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臺正彝正辭並登進士第正基慶
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爲農隣幾少好學
能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周顯
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
事太平興國初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
四年郭贄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隣

幾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隣幾體貌尫弱如不勝衣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搆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詰命頗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録致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為恨至淳化中烝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隣幾追補唐實録事隣幾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邊沒焉其家屬寄居唯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收其書得隣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表狀三十四卷所著鮓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總目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鹽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

復召與飲其無檢多類此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為
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

申恕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以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
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為黃金往依焉遂削髮為侍者
久之知其誑燿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
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
簿秩滿以書干宰相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恭帝
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
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驟一日從延

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駑
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
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
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
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為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
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負才倨
傲多所詆訐數為羣小窘辱終亦不改時有郭昱者
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
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
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

由拜於馬首開寶末普出鎮河陽昱詣薛居正上書
極言謗普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襄
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翌
日美遣還歲餘坐盜用官錢除名因居襄陽游索樊
鄧間雍熙中卒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
自稱先生開寶初倣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
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
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
名羈旅積年淳化中以詩于同年殿中丞牛景因
奏上太宗覽而嘉之俊授大理評事未幾卒又有潁

贊董淳劉從義善為文皆畫譚用之善為詩張之
翰善戲啓贊校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為工部員外
郎直史館奉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續長安
碑文為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
國公峴生之年適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
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
三美七歲以門蔭為左千牛備身遷著作佐郎漢乾
祐初加朝散階十六登朝為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
太常丞建隆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

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
即以峴門閥對俄拜刑部員外郎無博士仍判太常
寺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
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
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別廟峴
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各廢異室之說今二后
同祔別廟亦宜共廢別室孝明皇后嘗母儀天下宜
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春
初克夔州以內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州峴通判州事
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
蜡百神峴獻議言正之四年[illegible]峴建議望燔位置燎
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庭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
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
迴仗至樓前奏桑泼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祀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
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文德升聞天
下大定二舞並從其議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竇儼
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沒未
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
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

有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峴即令樂工調品以
諧律吕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徙辰管詔備
于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
曹歷夔晉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即
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
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
貨販易規利初為判官鄭同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
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為
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
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奏牘五卷叙

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
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無禮儀院事是秋得暴疾
卒年五十六弟嶠

嶠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
一歷輒不忘試令詠物為四句詩頗有思致凝歎賞
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
汝曹善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
主簿雍熙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
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為詳覆官
遷光禄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

宽枉等事著為疑獄集蒙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
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權為太子中
允先是馮起撰御前咎第三牓碑以獻上甚稱奬命
直史館淳化初蒙又撰七牓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
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
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是
歲太宗親試貢士蒙預考校作歌以獻上對宰相稱
賞之召問年幾何時蒙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
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
相而蒙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蒙宰相子勤
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始蒙者不可多得也遂以
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
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
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歎遣中使就家問
疾狀并恤其孤賜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即授大理
評事次子璩補太廟齋郎蒙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
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稚屬文殊少警策每草
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
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
近臣曰蒙眸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

也其命遂寢嶠弟嶧始為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
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
瀛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秘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
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
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
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
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
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
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束帛
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牙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
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頗不得意以梧酒自娛每朝
士宴集雖不召亦嘗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
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
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九

閤門祗候同三司上柱國錄賜國史頒經進事都總裁兼脩撰臣宋祁脩

劉攽

文苑二

高頴　李度

宋準　柳開

安德裕　錢熙

韓溥　鞠常

夏侯嘉正　羅處約

高頴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紿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頴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皞

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譔門下生也譔以
頓語之遂擢乙科四遷秘閣校理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
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
卿遣頓迎候日夕陪接太宗親試貢士頓子南金舉學究
會詔留彥卿洛陽頓復為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
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頓子南金舉學究
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
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
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頓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
篤甚為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頓子耶頓在大名幕中
嘗與朕遊處洽聞善行未嘗以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
政郎擢南金第拜頓左贊善大夫飲食常供手危坐
頓有清節力學彊記手寫書千餘卷彥卿待之甚厚
或過致優給頓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彥卿左右多肆
貪虐民不能堪及彥卿罷鎮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心
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頓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
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
七十侍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
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酔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掘密使王朴移書録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為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綿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旌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悦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文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詠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遊集未成編而亡弟康亦善詩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后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曹曹然可聽號為近世內譜擯紳頗推重

之尤善筆札久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鞫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黃縣令父慶孫申州
團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
進士第載二十一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
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求興
授掖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縣開寶中
趙普為相權為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
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
成歲賦萬餘言又為看蘭賦頗存興託後為清河令
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謀字有開雍熙中進士有材
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
仲謀集其父所為文成二十卷弟愉周廣順中進士
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
秘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
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
當太宗怒召準覆試于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
速甚嘉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即授
祕書省祕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

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遍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出為河北轉運使戚綸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還金部郎中龍知制誥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涖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兒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任試秘書省校書郎準從弟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祁並天聖二年進士甲科別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穎異有膽勇周顯德末侍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中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裁十三亟取劒逐之盜踰垣出開揮刃斷二足指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六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

節所交皆一時豪傑范杲好古學充重開文世稱為
柳范王祐知大名開以文贄大蒙賞激楊昭儉晁多
遜並加延奬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
治獄稱職遷本州録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
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運粮選知常州遷殿中
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
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會大舉北征開
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萬騎與之戰
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
而請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
三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侯取于幽州
也師還詔關上書頓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
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
有以報年裁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
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
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
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
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
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為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
作坊使開為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

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閉為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賜遣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溥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黥面送關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為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徙舊官知瓊州三年移邠州

時調民輦送趣瓊慶已再運民皆竭析產業轉運使復檄後運民數千入州署號訴開貼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瓊州知勉糧之數不增太兵可支四年今蠻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罷開即馳詣關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曹邢二州貢宗即位加如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國家翔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

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頒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

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騁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

諭各使改更務令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
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
陛下開豁聖懷姑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
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巨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
任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首城壘戰具諸將多沮
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昂宿有兇雲多從北來
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
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
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
卒年五十四錫其子為三班奉職開善射喜奕棊

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
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令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
優逸無以試職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
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
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
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無領其事自餘通判監
官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
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
勢利而多疑同僚之好内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
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湯然不復欽望明頒告

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大名曾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鑿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遣之開兄宥吾至御史宥吾三子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于邑陵為洞庭賦曰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滙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異然

動促然跋慄然駭愕然眙悅若駕春雲而軼霓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憒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蹌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孚心嬉一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啻以賦為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丘望大澤有雲嶂兮興欻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是漬陽輝沫芳澤覩一異人于巖之際霞為裾雲為袂氷膚雪肌金玦玉珮浮丘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耶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猶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

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譁
談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
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通則為江兮遠則為河積
則為諸兮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
然如無區其大無從含陽孕陰玄神之都曖曖昧昧
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宰者有若僕者有若子
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婦姒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
千出百會感交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廻睨莽莽蒼
蒼纖靄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
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之不踰踰之不

畢乍若賢人必重自持誘之不前扼之愈堅又若良
將以謀守邊澒澒澒澒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
義冲冲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
輿之心胷溟海之鄂鄂也三代之前其氣渾落浩浩
滔天與物迴薄滅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
斯作乃命玄禹授禹之機隧山陘谷滌源暢微然後
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
允執厥中既異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
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
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劃象為坎本乎義

皇外婉而固內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復張其靜處
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
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群
物鴻洞爍為隆暑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
若吐靈趨怪覩杳不可覩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
萬象如還太古真可毒茹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泚
肅肅翛翛群籟四起澤之動默然其姿若挺若倚若
行若止異宮離雅離為文騰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供雲四
顧一色黯然氛氳其聲瀰瀰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
湊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崖
然而革氣然而榮澤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
玉而體有珠而目窅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
跐荊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
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
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況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
而遭或曳裾而圓或禿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
呿而牙或心之蟹或目以之蝦或脩臂而立或橫
鶩而疾或髮於肘或儼而莊或敖而默彪
彪玢玢若大虛之含萬彙各循其生而合乎群者也
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

矣至矣貌難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達形于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況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鯉之賢蟄龍之仙乃吾之宿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鼉鼊而遊會不我傳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謂之險可以為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銳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為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欻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恬之者名若漢渡於昆明榮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洞庭與二笛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其知而後得也於是盤桓徙倚凝精流視鏊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入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挾勞終難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為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藥得

錢輦歸家忽一繙白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
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子紓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
祖袞唐末為諫官父濟仕蜀為升朝官歸朝至太常
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曰先儒以太史公論道
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比其所以病也甚曰不然道者
何無之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況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為聖人者為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明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叙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大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

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天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為先而孰為後乎又何必纚籍玉帛然後為禮筍廑鏞鼓然後為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未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徵未可以觀妙

人多重之登第為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州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曰伏覩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

寺三監之官亦得盡其論議陛下虔恭勞神勵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玄黃之協氣為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此真唐虞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鄉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孰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自分三司以董

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
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禄以寵之勉從事者姑務其
因循盡瘁爭國者或生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
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瞷於心計深識之
士以多可為身謀蠹弊相沿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
負判官之說亦從權救敝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
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說
命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
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乘以臣所
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

主事令史之屬詳依六典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
莞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
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
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
久生常況此郤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況
陛下聰明濬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
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
從孰為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
而新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況三司之名

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棋局矣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元為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沿革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受詔荊湖路巡撫欽以荅察立名所奏劾甚衆

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為開封府司錄太宗尹京嘗試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凡貢同舉進士上臨試知貢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處約復登第貢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眞者加重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禹偁為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于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皐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玉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眞定未暮重榮舉兵敗

乳母抱迎水實中將出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壽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為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為事德裕幼孩挺郎喜筆硯遇文字輒為誦讀聲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覽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闋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卻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文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秘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重記又圖經三卷優詔嘉獎俄改太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郎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並為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周翰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俄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

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
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為
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甘飲太過故不被擢
有集四十卷

錢僎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師洪進署清溪令
僎幼頴悟及長博貫群籍善屬文洪進喜其才以弟
之子妻之將署僎府職辭不就著楚鴟賦以見志尋復
辟為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僎不叙舊職舉進
士雍熙初携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為延譽于
朝令子宗諤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虔州觀察推官

代還冠進掌[illegible]
皆有文得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紱魚著四夷來王賦
以獻又萬餘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
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宗言趙隣幾追補唐實錄隣
幾卒家雖陽即命僎乘傳而往盡取其書來上僎嘗
與楊徽之[illegible]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僎與劉昌言
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言因以語洎洎殼僎
交構訴之僎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
博士真宗即位遷右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尊善僎乃
與梁顥趙況趙安仁同表請復僎舊職不報尋通判

杭州政多專達為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縣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猶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為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吉亦進士及第

列傳卷第二百九

宋史四百四十一

閤門儀鸞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兼提舉等奉

勑修

文苑三

陳充　吳淑　舒雅　黃夷簡　盧稹　許洞附　謝炎

徐鉉　句中正　魯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娛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場屋間雍熙

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為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
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
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為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
部刑部員外郎父病告滿除籍眞宗憐其貧病令致
仕給半奉未幾疾間守本官仍克職以父次遷兵部員
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
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
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唐牛僧
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
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
謔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
詞職臨終自為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
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
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
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
歸朝久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
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
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
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

九絃琴五絃阮頒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
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
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録
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閩粤圖皆儀鸞司掌
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
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
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閩年所納圖上職方又
州郡地里大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
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
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
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
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淑
性純靜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
閈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
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
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
卷又著江淮異人録三卷祕閣閑談五卷子安節讓
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祕閣校
理

舒雅字子正父仕李氏江左平為將作監丞後充祕

閣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
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悟於榮寵州之潛山靈仙
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
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
自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樞為王審知從事甚被
親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祿卿夷
簡少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為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
興國初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祕書少監元帥府掌書
記賜以襲衣器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
淮海國王府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
加夷簡倉部員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為考
功員外郎累遷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
道二年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
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吏部
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祿少卿初宰相張齊賢
欲引夷簡與會致堯並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
即封除目命夷簡草之物議以為不可故但進秩而
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
真宗以其吳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

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祕書少監三年丁內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絕其奉給特授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為慊既而夷簡又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于怨詛

復言所未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詩歌流布於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為人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為士子所宗覽稹文甚奇之為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束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冀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

纂韓柳為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選懦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佖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踈傷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郎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猶不遜會洞輸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為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之酤數倍乃盡

洞所撰虎鈐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貢譙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為校書郎又仕南唐李昇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鍇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所作悅與齊丘誣鉉鍇洩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戶掾鍇

貶為烏江尉俄復舊官時景命內臣卓延規傳宏營屯田於楚州處事苛細人不堪命致盜賊群起命鉞乘傳巡撫鉞至楚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鉞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郎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鉞鱳州俄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鉞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鉞既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鉞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鉞曰要以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辯慷慨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鉞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李昉獨直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加給事中八年出為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盧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下吏道安坐不實抵

罪鉉亦貶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沃胡仲容歸其窆於南昌之西山鉉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當受詔與句中正葛湍士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

略載籍為之六書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為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

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絶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陽氷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典燦然復興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

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多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狥今而遠古若乃高文大册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氷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葉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

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為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視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趨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慎屯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二篆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矣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徃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奚焉發然古法背俗易為堙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鬻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校閱而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徃徃

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
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鍇又集
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氷
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
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為別識其
餘敷演有通釋五音凡十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為之
篆鏤板以行于世鍇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
暇及鍇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為祕書省正字累
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
瑋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

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稽神錄多出於其
客韻略亦鍇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
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毋昭
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
為昭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
州錄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
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
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為高
麗加恩使還遷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

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録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上進面賜緋魚袋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為樂太宗神主及謚寶篆文皆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篆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眞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中正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於秘閣時乾州獻古銅鼎款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五年辛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蜀人又有孫逢吉林罕逢常為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刻石經罕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蜀中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符離主簿梁州録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秘書丞出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

惟湖州一郡瞢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
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
薄不可行詔戒致堯致堯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眞宗
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
詞職命翰林試制誥既而以輿議未允而罷李繼遷
擾西鄙靈武危急命張齊賢為涇原邠寧環慶等州
經略使選致堯為判官仍遷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
抗疏自陳頴亦受章紱之賜詞旨狂躁詔御史府鞫
其罪黜為黃州副使奪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
外郎歷知泰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
中坐知揚州日冒請一月奉降掌昇州權酤轉戶部
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仙鳧
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三十卷西
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一十五篇子易從易占皆登
進士第

刁衍字元實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為昭武軍節度
衍用蔭為秘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
甚被親昵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金陵平
從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

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群臣言事衍上諫刑書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畀凶于四裔今遠方囚人盡歸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皐勝地天子所居豈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司見司銷

黥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敎杖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憤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刖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

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會考校百官殿最衍被召以無過得知光州就

改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嘉奬徙知廬
州貢宗郎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
器也群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
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至人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
大於帝王又曰帝王乘天地之覆燾若日月之照臨
萬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燾若日月之照臨
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慘舒而被物所以堯舜篤善
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紓懷凶德以害世而民
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
毀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新所宜上

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毀而求譽遵唐虞
之治斥辛癸之亂私嘗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
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諛佞之口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眺於逸游
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
之惠慈客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
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本
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秘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為比部
員外郎改直秘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並
預檢討衍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

折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
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
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眞宗遣使馳賜金帛已
不救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為藩帥家
富於財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謹雅知名
于時恬於祿位善談笑喜碁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
推重之子湛湜渭皆登進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
員外渭太常博士湛子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
解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

宣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
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獎之
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
河東轉運使儀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彊明蒞事
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狡習之輩非
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禮
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善令
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
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
歷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

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東南注鉅野又淮西城中積水壞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于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倚奏頗尚氣節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摭鉉罪狀數條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言州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舟行其中湍險舊載鉉過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鉉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類有異本弼浙課吏寫書亦辭映所持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擔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為百卷目曰文粹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祖稠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命功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年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洛陽聚學以自給携文遊京師為王祜所延譽館於石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

士甲科解褐太理評事知岳州録事參軍轉運使李
惟清薦其能再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
歷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
博士時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
王霸之略太宗嘉賞因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
監在京榷易務蘇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
罰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
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建中父
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再
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州[illegible]賴蒸四州景

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為工自是兩
府牋奏多命草之勲貴家以銘誌為請者甚衆遷太
常丞群牧判官祀汾陰擢為左正言越耿檠任氣喜
箴切朋友放曠孟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
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遘疾大中
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傷之越兄咸嘗
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列奏為言貢宗憫之
及册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出身故事中書章
表皆舍人為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
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泊越

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
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列傳卷第二百

列傳卷第二百一

開儀同三司上柱國鉅鹿郡開國公臣宋祁等奉
敕修

文苑四

穆脩　石延年　劉潛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眞宗東封詔
舉齊魯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
參軍召試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

州中道亡至京師叩聲聞皷訴冤不報居貧所歲餘遇赦得釋逆母居京師聞出遊句以給養父之補頼州文學參軍徙察州明道中卒脩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慤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為壽且求載名干記脩投金庭下趨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族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宰相欲識脩且將用為學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屠為佛事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為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脩方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脩雖窮苑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為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為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貢宗録二舉進士以為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

通判乾寧軍徙永靜軍為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
祿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范
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
職通判海州久之為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
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為二邊之
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
東籍鄉兵凡得十穀萬時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笑
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
而動則勇者亦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
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喻所羅及回鶻
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
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
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
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
劉石也延年雖酣放其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
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為古文
以進士起家為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
鄆州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絶

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皐集三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後蓮能文尚氣槩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為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時功為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瘡疽為民從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官齊斷髮誓出杜氏又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捽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兒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

而卒貫臨事敢為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為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為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王淸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寬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

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雷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害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靈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王淸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轂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

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劾羣臣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祐浹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脩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歲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災之已遠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景祐

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脩己之日豈可忽哉獻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大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災得其性若信道不

萬或糴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炎其性自上而降
及濫災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
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
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
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
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
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
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閒愚賤之言
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
莫得而進也臣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

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
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
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
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道
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敬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
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郎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
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
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敷納二臣
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鄉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
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

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詒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執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

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壞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平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

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
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
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脩闕政以厭
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
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
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蔭國命涵濡惠澤
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
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数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
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
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
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為陛下言者唯天
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群臣皆得獻言臣
初聞之踴躍欣抃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
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
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
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大息耳將何以
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蔽天聽不為陛下行
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
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
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己脩己者先

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遁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賜予過度則侈汤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求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卞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詖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

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
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咲
中國宜郎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
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温和
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援建置欲其慎
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勞人窺
之甚可咲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
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
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
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慾異何由而生惟陛下以

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
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
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
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閒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
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推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
是舜欽與選俱坐自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
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
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其
友人韓維貽書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

欽報書曰家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
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
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
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
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
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實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
往往敘賾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
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俚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
遂超然遠舉羇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
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
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
言必與之還往使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迫於人事矣
能了人事矣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
談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
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
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

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
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門二門吟嘯覽古
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
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
細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
吾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
道好學皆欣然頓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
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
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後人以
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住宮南北安可與

親戚常相守耶予窜迫竄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戶
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
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
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
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
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
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
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
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

遂獲免嘗作唐論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論曰世言
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
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皆亂
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
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
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
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
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于前武俊
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
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

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為人精悍任氣鄭為
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
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
議論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郎過人
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為奉禮郎
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苟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
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
為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為過
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

宗將討劉積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

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弱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辨其姦不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

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
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
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
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
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
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
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
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于時天下
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
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

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
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敘兵曰唐杜
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為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
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
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
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
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
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
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洛德澤潞
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

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彊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請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天外所習尚皆彊場戰鬬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孚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也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為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餘文多不錄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敗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

兎亭擇利而後動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頴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亢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為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亢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為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為十二卷號東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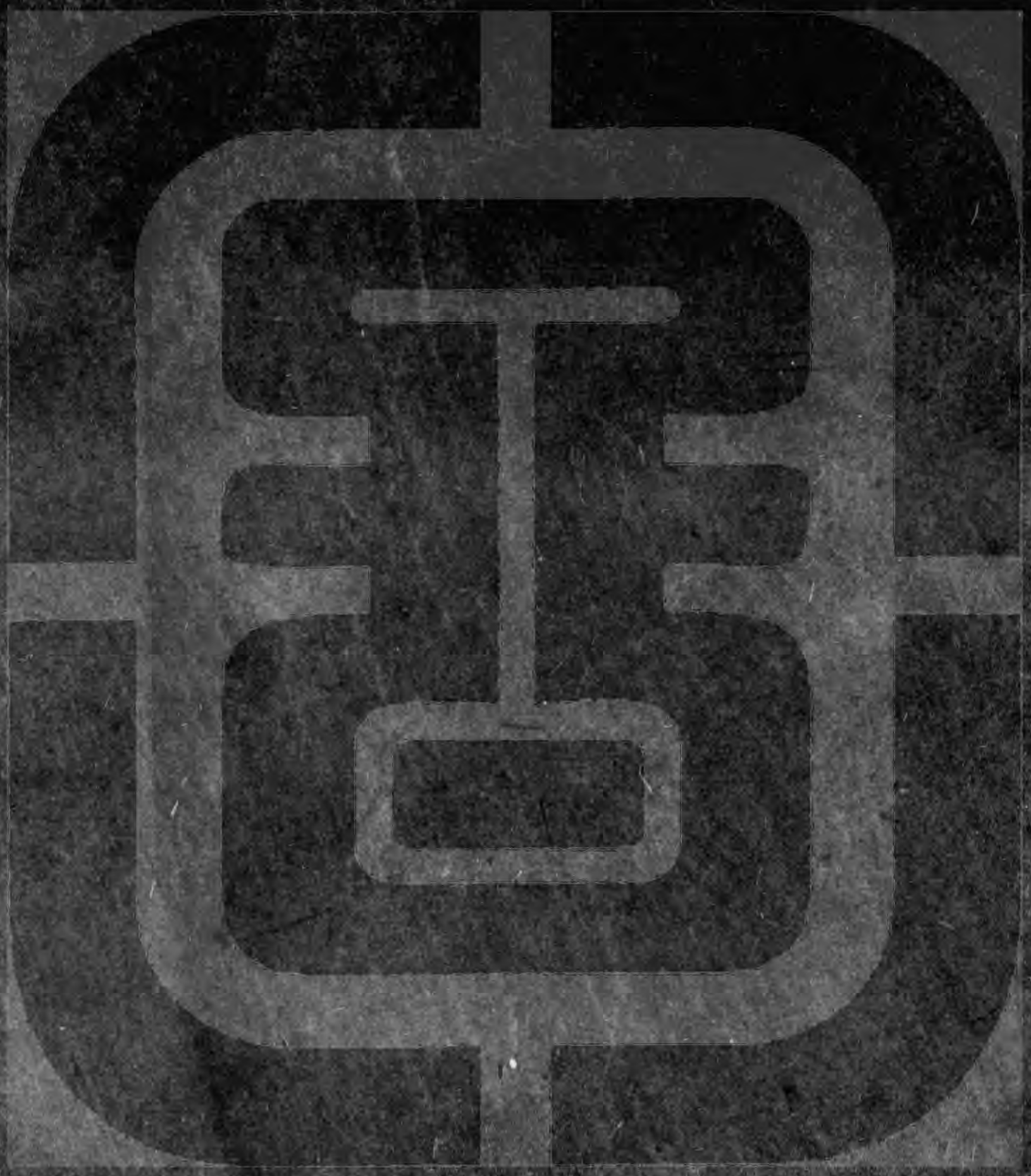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為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亢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里系遷太常博士為國史院編修官掌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為寧和二州推官歐陽脩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為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儁才慷慨好義喜為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

州衛真令黎德潤為吏誣構死獄中太初以詩祭其
冤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
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
曰不敢亡師也帝為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
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
齊齊為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
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猶禮法後生多慕之太
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為
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又之補閿中主簿時
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書

所為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為此嘲譏之辭遂報改臨
晋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
恚死宇憾之指措其子以罪竄狂亦死父子寓骨僧
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為直宪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
父子蘇舜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戶曹參軍
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鳧繹兩
山之間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子
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為奉議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
子及第元工篆籀苟宪漢隸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

辭去周廣順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張奏忠恕叱堂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為乾州司户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滌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歧雍京洛間縱酒跅弛逢人無貴賤輒呼黃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傍凌澌消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復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為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為寶太宗即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時擅鬻官物取其貨詔減死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棄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音釋文並行於世

列傳卷第二百一